

◇胡竹峰专栏·南游记

祥云起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古人的静候真风雅，好在有黄梅雨，好在有池塘蛙。昨日午后，自皖来琼，行程一再延误，人声嘈杂里无所适从，生生候到夜过半。

近年来海南多次，须臾便至。像《云头送子》戏文说的那样，祥云起，呼雷闪电，霎时我过了万水千山。

旧时车马劳顿，一路少不得辛苦，真真要风餐露宿，远不如今日神行。车驾驴马人间，定有另外的况味，到底令人生畏。苏轼当年发配儋州，以为生还无望，那么乐天的人内心亦蒙有尘霾。

晨过自海口赴陵水。地方志上说，秦始皇三十三年，在岭南地区设置桂林郡、南海郡和象郡。陵水属象郡外徵。徵，意谓边界，钱谦益说徐霞客足迹深广，极于耗徵外。古书中常有徵人、徵外、徵亨、徵塞、徵障的字样。来到陵水，身处徵外，就是徵人了吧。站在陵水海边，眺望更远的海，打量身侧的山，觉得所有的地方都是偏远的，此地才是人间灯火通明处。

走过几处遗址，内角遗址、莲子湾遗址。在坡落岭遗址，开玩笑说此地名字有坡字者不能来，友人不解。《三国演义》记庞统事，正欲兵进雒城，迤邐前进，抬头见两山逼仄，树木丛杂，心下疑疑，勒马问此何处何地，有新降军士指道：“落凤坡。”庞统大惊：“吾道号凤雏，此处名落凤坡，不利于吾。”速速令兵丁后退。已然不及，只听山坡前一声炮响，箭如飞蝗，可怜庞统连人带马，被刘璋军士乱箭射死于坡前。阆錫山字“伯川”，据说他不敢去洛川，转道宜川。后来要驻军山西吉县南村坡，南村坡谐音“难存伯”，直至将地名改为克难城，方才心安。

每见遗址、古物，难免觉出肉身的渺小与易朽，枝枝节节指向一个个生命，人却烟消云散，尸骨无存。存与不存都罢了，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人生守着一个有，最后眼睁睁看着渐变为无。

莲子湾的海滩上，一个少年聚沙成堆、自得其乐。有青年男子携新妇在海滩漫步。不远处，几棺坟耸凸在那里，墓碑上还有鲜红的文字，坟头早已长满荒草。生命如此无声无息，各自悲欢各自情仇。走过这些个遗址，古人的痕迹如同一杯清水浇在沙丘上，看得真切，却再也寻不回多少湿润的过往了。

天气晴好，头顶大块的云，白得像棉花。海风吹过，浑厚清凉，肉身飘飘欲仙。遗址上空总感觉有时间之神一声无奈的喟叹。得闲看看博物馆，看看古遗迹，仿佛清凉剂，会让人多一些内省。在时间面前，尘世的傲慢、贪婪、嫉妒、饕餮、愤怒、倾轧、战争，甚至权势，都像一个笑话。只有欢喜、温和、善良、恭敬、节俭、谦让，让人追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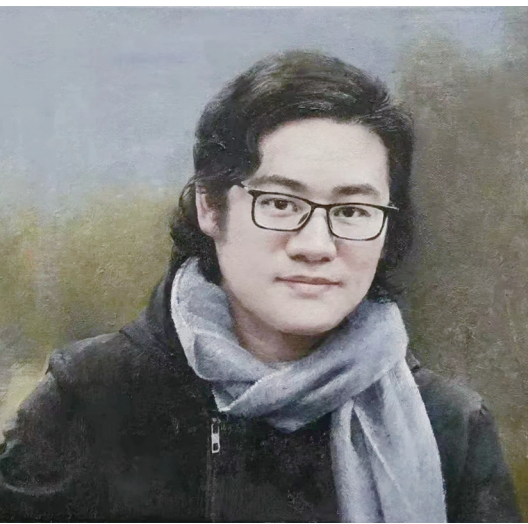
故乡人家堂屋，每家每户必定用红纸黑字端端正正写上五个大字：“天地国亲师。”天地在上，天地是不变的时间。最上方还写“紫微高照”四个大字。在四川见过《紫微高照》年画，图写无支祈遭擒事。上古时，无支祈为害淮水，大禹派人前往收服未果，只得请掌管时间之天神紫微星君去降妖。无支祈矫健敏捷，不若庚辰脚步迅速，后被俘获。大禹将无支祈以铁索锁住，压在淮水下游的龟山，从此水害减轻。

紫微是帝星，皇帝却自古轮流做，只有一颗颗星星永恒闪烁在人世苍穹之上，光耀夜空。

一个人与世无争，其实是与自己和解。所谓欲壑难填，为所欲为欲也累——欲为欲所累，到头不过土山堆。

今日天气晴好，炎热，适合晾晒。午后略有空闲，将衣物一一洗净挂在阳台上，须臾即干。阳光晒过衣物最好闻，好闻的还有苹果，四月河岸边飘过的草木，巷口人家的菜饭熟了，松木柜子的气息，磨墨时散发的味道。

清少纳言说，有蒿艾给车子所压了，随着车轮回转，闻到一股香气，很有意思。闻着不曾嗅到过的牛的鞅带的皮革气息，很有意思。很暗黑的月亮全然没有的晚上，火把的烟气飘浮到车子边来，很有意思。端午节的菖蒲，过了秋冬，变得枯槁而且白色了，香气却还是剩余着，很有意思。衣服熏得好香，过了几日，有些淡薄了，余香比现今熏的还要漂亮。那些气息都是旧味了，旧味久违矣，《枕草子》多年未读了。



胡竹峰，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有五卷本“胡竹峰作品”，《中国文章》《民国的腔调》《雪下了一夜》《惜字亭下》《黑老虎集》等作品集三十余种。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丁玲文学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刘勰散文奖、丰子恺散文奖、林语堂散文奖、滇池文学奖、三毛散文奖、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

◇史海泛舟

桐城：两江剧邑北大街

汪谢玲

每座城市都有老街，它是城市的脉络，也是城市的灵魂。它承载了数代人的烟火气息，记录着历史年轮的辗转，见证着城市的发展变迁。

老街深深几许，古韵悠悠文脉长。在古称“桐国”的安徽省桐城市的闹市区有这样一条老街——北大街，这是桐城诸多街巷中最具特色的一条老街。

北大街从明代起就是桐城的政治、文化和教育中心，名人故居众多。明代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科学家方以智故居潇洒园；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方苞故居；左光斗故居啖椒堂；左忠毅公祠；商务印书馆；左家大屋；古县衙；钱家大屋；百年名校桐城中学……北大街就安卧在这名人故居众多，硕学鸿儒云集的中心，清晨在桐中學子的“弦歌琅琅”声中醒来，夜晚枕着东作门脚下龙眠河水的潺潺声入眠。迎来送往几多寒暑春秋，古今变幻几度日月星辰。老街上的点点滴滴，在流逝的岁月里发酵，氤氲成那个叫作“故乡”的称呼。

北大街是桐城古城东西走向的主干路，东起威严耸立的东作门，西至人民医院。

东作门是桐城的旧城东门。古城城有城门六座，东曰“东作门”，东南曰“向阳门”，南曰“南薰门”，西曰“西城门”，西北曰“宣民门”，北

◇山川故园

追赶马车的童年

赵盛基

童年的时候，坐马车是我和小伙伴们最高兴的事。

夏天，每当傍晚，都会有几辆邻村的马车送完货后从我们村的中心大街上自西向东穿行而过。这可是坐马车的好机会啊，我和小伙伴们是不会放过的。

为了不让家长发现，我们提前跑到村东头，出了村口，等着马车到来。家长“早点儿回家吃饭”的嘱咐早已抛到了九霄云外，因为坐车比吃饭更具诱惑力。

马车到跟前了，我们突然从隐蔽处蹿出来，顺着车尾往车上爬。车把式大概也与我们家长的想法一样，不想让我们上车，就快马加鞭，“唧唧”的马蹄声和清脆的马铃声穿透路两旁的青纱帐，回响在田野里。



◇人间小景

见字如面

乔兆军

我有一个木箱子，是专门用来存放书信的。几十年的岁月沧桑，已使书信变了模样，纸张有些泛黄，还有些发脆，有的字迹都模糊不清了。展开它们，字里行间，仍飘逸出笔墨的馨香，感觉亲切与美好仍在，眼前浮现的是一幕幕令人难忘的情景。

1980年代，我上小学。邮递员每周三来我们学校送信，他只管将书信送到学校，至于是谁家的信，放学后由孩子们捎回去。邮递员穿军绿色制服，骑一辆二八永久加重自行车，车后座上的大挎包也是绿色的。自行车穿过学校青石板的巷子，会叮叮当当地响，一听到声响，我们会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窗外，期盼着那大挎包里会有自己家的信。

记得我第一封信是写给姑姑的。姑姑远在湖南，由于相隔较远，交通不便，我们只能靠着书信联络。每次收到姑姑的信，父亲均要亲自回信。有一天，父亲突然对我说，你都上小学四年级了，应该会写信吧，给你姑姑写一封信，把我们的情况告诉她，向她报个平安。我

曰“北拱门”。明末起义蜂起，农民军将领张献忠面对威严坚固的桐城古城墙，曾六次强攻不下。遂有“铁打的桐城”之说。1939年因避日寇空袭，县长下令拆城。2008年，桐城市政府出资在原址上重建。重建后的东作门古色古香，气势雄壮，还原了历史的记忆。

东作门脚边的龙眠河是桐城人的母亲河，横穿桐城市区。沿河两岸是桐城的经济核心处，著名的龙眠桥和紫来桥横跨其上。龙眠河畔建有龙眠河公园，公园以徽派建筑为主调，公园附近建有大面积商业街，古色古香中兼具现代气息。许多早起锻炼的老者迎着晨光在公园里打拳、散步、做操、舞剑……傍晚的龙眠河畔就更热闹了，广场舞此起彼伏，小朋友溜冰、蹦蹦跳跳。沿着河边的木廊道上来来回回穿梭着一群群快走健身的人群。春暖花开时节，河畔的紫藤花茎蔓蜿蜒，婀娜摇曳，落下一片片紫色的花瓣，铺陈在河畔木栈道上。青鞋踏着花影，一路脚底生香。

龙眠河上横跨一座古桥，曰紫来桥，取“紫气东来”之意。系雍正时期，保和殿大学士张廷玉捐皇帝所赐五千两银子重建。家乡人民感念张宰相的功德，遂名“良弼桥”，良弼桥的故事刻在紫来桥桥头树立的汉白玉石碑上。

◇追马车的童年

追赶马车的童年

马车在前面跑，我们在后面追。都是两匹马拉的车啊！跑起来速度很快，有时很快就把我们甩掉了。甩不掉的时候，车把式就轻轻地向后甩鞭子吓唬我们，虽然很轻，但鞭梢偶尔打在只穿着短裤背心甚至光着脊梁的身上还是很疼的。疼，我们也绝不放弃，就为了过一会儿坐马车的瘾。

坐出几里路后，快到人家的村口了，我们才恋恋不舍地下车，然后蹦蹦跳跳地返回家。

时间一长，我们就与车把式熟悉了。他们对我们很友好，每到村头，都会放慢速度，让我们轻松爬上车。记忆尤为深刻的，是那辆由两匹矮小的蒙古马拉的车，车把式是一个50多岁的汉子，古铜色的脸庞，高高

紫气东来呈祥瑞。紫气，从龙眠河上来，从东作门涌入，贯入东西走向的北大街，北大街就在这“紫气东来”中迎接一个又一个崭新的一天。

从东作门沿着古朴的青石板路往西走，行至桐城中学大门口，有一处“七省通衢”的牌坊。牌坊背面横匾上题：两江剧邑。表明了桐城曾经的重要地位。旁边历史文化街区牌上书：“……此外，还有很多官宦世族的大宅和宗祠，一般为前厅后院或前院后厅园林式建筑，格调高雅，是桐城古民居中的精品。”北大街的历史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2015年，桐城市启动保护修缮“三街一巷”工程，北大街排在首位。

修缮一新的北大街，沿街门铺按政府统一规划的古风风格，青瓦阁楼、镂空壁窗、木门铜环。沿街的杂货铺、早点店、糕点店散发浓郁的烟火气息。集文化、旅游、居住、商业等多种功能为一体的北大街，彰显出桐城独有的建筑风貌与文化特色，承载着桐城人的幽深记忆。

街巷幽深，宅院馨香。漫步在浸润着厚重历史沉淀的北大街上，光阴漫流间，历史的传说，生活的故事在记忆中慢慢苏醒，那是属于一代又一代人浓得化不开的乡愁。

◇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

个子，魁梧，壮实。他抽鞭子的时候，从来不打在马身上，而是在空中作响。我问他为什么？他笑呵呵地说：“这两匹马多么可爱啊！我怎么舍得打它们呢？”他的慈爱，让我认准了他的善良，因而每次都坐他的车。后来，我们竟然攀上了亲戚，他是我姥姥的娘家兄弟，我还得叫他舅姥爷呢。从此，他对我更亲切了，而我在小伙伴们中间也更神气起来。

如今，那些马车，那些马，那些赶车人，那个时代，早已成了历史。但是，近六十年前的那个场景，至今历历在目：夕阳西下，晚霞满天，马蹄声声，马铃叮当，坑坑洼洼的乡间土路上，我和小伙伴们拼命追赶着马车，追赶着快乐，追赶着梦想……



江南帆影
汤青摄

江南帆影
汤青摄

好，牵挂着信件旅途的安危，猜测着对方收信的表情，读信的样子，然后盘算着对方复信的时间。收到爱人的来信，激动喜悦，小心地撕开信封，抽出信纸，慢慢地读，那一个个娟秀的字，通过爱人的安装，有了温度，也有了情感，空气中仿佛都飘动着她的气息，令我陶醉不已。

书信，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富温情的元素之一，当一封饱含深情的信箋千里跋涉，辗转传至另一个人的手中，多么令人欣喜欣慰。如今，在这个网络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信息传播和交流变得异常便捷，电话、短信、视频通话、语音聊天……信息秒回，书信交流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可是，在享受网络带来便利的同时，我总感觉少了一点味道，没有了一纸信箋的牵挂，少了倚门翘盼的等待，那柔软的书信带来的“真情实感”再也找不到了。相比短信微信的问候，我还是喜欢在清风明月下，铺开信纸，写下“见字如面”时的那种激动与亲切。

◇信笔扬尘

乡村三匠

钟读花

乡村三匠：铁匠、錾匠、磨刀匠。一座火炉，一架风箱，两把铁锤，一只铁砧，一把铁钳，一桶凉水，就是一座铁匠铺子的基本工具。风箱咕哒咕哒地拉着，炉中的火随风而起，呼呼地燃烧着，需要锻造的农具放在炭火中。农具烧红了，成了一块红艳艳的熟铁，火光逼人，热气灼人，时机成熟，掌钳的大师傅，左手持铁钳，夹出农具放到铁砧上，右手握一把小叫锤，有节奏地敲打；身边的徒工，双手握住一把大铁锤，双臂抡起，随着大师傅小叫锤敲打的力度，挥洒出自己或强或弱的力量。

一锤下去，火花四溅，像是在盛放一场烟花，只是更有力度、硬度。叮叮当当，一阵敲打慢慢之后，火红的农具渐渐变得暗淡下来，直到暗如生铁，此时，农具已基本定型，于是，掌钳师傅便将所钳农具放入水桶中，随着一阵滋滋啦啦的声响，一件农具的淬火过程就完成了。

大师傅控制的是技术、技巧；挥锤的徒弟，挥发出的是力量，是强度。恰到好处地配合，才能锻造出一件完美的农具。

农忙时节，铁匠铺子的师徒还要到四邻八乡赶农活。如春耕前、麦收前、秋收前。铁匠手中的铁锤，是随着季节起舞的，舞动四季，打造出一一种硬度，一种强度，一种锋利度，以达到与庄稼与土地最完美的契合。

錾匠，乡间也叫錾路子。我的记忆中，錾匠大多肩挑一根扁担，一头挑着一座小型火炉，另一头则担着工作所用的工具。他们下乡村，走四方。顺着进村村，工具放好，就开始顺村庄的小巷吆喝了：“铜盆、铜锅、铜大缸……铜盆、铜锅、铜大缸了……”

不大会儿，乡人就陆续地把破裂的碗、盆、铁锅之类的家具送来了。錾匠将送来的家具，一件件地摆在那儿（上面写上主人家的名字），开始做活。好多家具都是需用“钹钉”盘起的，钹钉大多是錾匠自己做的。他备下粗细不一、型号不同的铁丝，需要多大的钹钉，就从铁丝上铰下一截，将铰下的铁丝，中间处放在铁砧上，以铁锤敲击成薄片（目的是增大与家具的接触面），然后将两端部分按一定长度，折下一个九十度弯钩，于是一个钹钉就做成了。钹钉准备好后，錾匠就用“圆钻”在家具破裂处的边缘钻孔，孔与孔之间的长度，正好将钹钉楔入。钹钉楔入后，还要在孔处涂抹石灰膏，堵塞缝隙，以免漏水。如此下来，一件破裂的家具就算“錾”好了——废物就可以再用。

錾匠敲敲打打，串起了旧日的时光，圆起了生活的破碎，送给人们一份圆满。

磨刀匠，戛剪刀磨菜刀。肩抗一条长板凳，板凳一端是一块磨刀石，另一端则是一个小水桶或粗布兜，内装工具。这就是磨刀匠的所有装备了。

进入村庄，选择一平坦之地，放下板凳，人骑坐在板凳上，工作就可以开始了。剪子、菜刀，大多为女人所用，故而送活儿大多是女人们。一把剪子，或者一把菜刀拿到手，手艺人就在磨刀石上蘸水，然后，躬身、用劲推拉，来来回回，正反两面都磨过了，就拿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弹拨几下，铮铮有声，匠人的脸上，旋即粲然一笑。如是剪刀，则拿一块破布，试剪一下，破布柔软，剪刀能剪碎一块破布，再剪其他东西自然也没问题了。

女人则一直站在旁边等待着，笑吟吟地看着手艺人做活，大概也觉得快意。面对着自己家的一把菜刀、一把剪刀，她们心中溢满的是寻常日子的饭菜香，是衣被温暖的女友情，是农家简单生活的岁月静好。

磨刀匠带给人的是一种温软的感觉，一推一拉间，充满了烟火日子的温情。这种温情，也许已绵延了千年，温暖了无数的女人，温暖了无数的家庭，汇成一条以简单生活工具为纽带的情感河流。

